

如果能和丹尼交换位置的话，我会的。他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由。

A
Prisoner
Of Birth

[英]杰弗里·阿切尔/著 涂帅/译

JEFFREY ARCHER

生而为囚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英]杰弗里·阿切尔/著 涂帅/译
JEFFREY ARCHER

Prisoner
of Birth

生而为囚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而为囚/[英]阿切尔著;涂帅编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39-3932-7

I.生… II.①阿…②涂…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076号

生而为囚

- | | |
|------|--|
| 作 者 | [英]杰弗里·阿切尔 |
| 译 者 | 涂 帅 |
| 责任编辑 | 任肖兵 郑向前 |
| 装帧设计 | 弘文馆·垠子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950×1260毫米 1/32 |
| 印 张 | 14.25 |
| 字 数 | 28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3932-7 |
| 定 价 | 29.8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致 谢

谨在此感谢对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建议和帮助的人们：

尊敬的御用大律师迈克尔·贝罗夫，凯文·罗宾逊，西蒙·贝恩布里奇，罗西·德·克西，马里·罗伯茨，阿里森·普林斯以及比利·里托。

比利·里托：阿切尔在贝尔马什监狱认识的被判22年徒刑的谋杀犯。比利在狱中念博士，成为研究BBC的媒体专家，聪明才气一如小说中的尼克，而勤奋上进有如丹尼。比利原来是格拉斯哥市的流氓，得阿切尔鼓励：“聪明如你，假如得到正式的教育，完全可以进牛津或剑桥的。”之后，他便开始在狱中进修，一如尼克对丹尼的激励。

目 录

楔子

楔子	1
第一部·审判	7
第二部·监狱	79
第三部·自由	195
第四部·复仇	281
第五部·救赎	395
第六部·审判	441

楔子

“好的。”贝丝说道。

她想表现得惊讶一些，可是却失败了，因为他们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她就决定要和他结婚了。不过丹尼会众目睽睽之下在餐厅里单膝跪下向她求婚，还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好的。”贝丝重复了一遍，希望他能在他其他人停下手中的刀叉转过来盯着他们看之前站起来。可是他却一动也不动，就那样单膝跪着，然后像个魔术师似的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只小盒子来。他打开盒盖，里面是一只样式简单的钻石金戒指。虽然贝丝已经从哥哥那里听说了戒指上的那颗钻石花去了丹尼两个月的薪水，但还是没想到它会那么大。

最后，丹尼终于站起来了，但他马上又给了贝丝一个意外。他立刻开始用手机拨打电话，贝丝不用想也知道电话的那头会是谁。

“她答应我了！”丹尼得意洋洋地说道。贝丝对着光仔细地查看钻石，脸上露出了微笑。“来和我们一起庆祝吧！”贝丝还没来得及阻止丹尼已经脱口而出，“太好了，那就在福尔翰路那个酒吧碰头吧！去年我们看完切尔西队比赛后去过的那家。待会见，伙计！”

贝丝没有反对，毕竟伯尼不仅是她唯一的兄弟，还是丹尼交情最老的朋友，丹尼也许已经邀请他做伴郎了呢。

丹尼挂了电话跟一个路过的服务员要账单结账，餐厅领班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

“今天免单！”他说，同时对他们友好地笑了笑。

这是一个充满意外的夜晚。

贝丝和丹尼悠闲地漫步到邓洛普·阿姆斯特酒吧时，伯尼已经到了。他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面前的桌上摆着一瓶香槟和三个玻璃杯。

“真是太棒了。”两人入座的当口他说道。

“谢谢，伙计。”丹尼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道。

“我已经打电话给爸妈了，”伯尼打开瓶塞，往三个杯子里倒满了香槟，一边说，“他们一点也不吃惊，不过在弓区这可算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可别告诉我们也要来这里。”贝丝说道。

“想得美，”伯尼举起杯说道，“这次只有我来，让我们为长寿和西汉姆队夺冠干杯！”

“呵呵，这两个愿望至少有一件是可能实现的。”丹尼说道。

“我想，如果可以你一定会娶西汉姆队。”贝丝笑吟吟地看着她的哥哥。

“这样也不错。”伯尼回答。

丹尼笑了起来，“那我可要两个都娶咯。”

“除了星期六下午。”伯尼提醒道。

“接管老爸的店以后说不定连一些周六下午你都得牺牲。”贝丝说。

丹尼皱了皱眉，他午休时间去见过贝丝的父亲，按照伦敦东区的古老传统，请求他允许自己和贝丝的婚事。威尔逊先生对于让丹尼做自己的女婿是乐意之至的，不过他告诉丹尼，以前的安排可能会有些变化。

“我有没有看错，那些人是……”贝丝说道。

丹尼仔细看了看吧台旁的四个人，“确实像是他。”

“谁？”伯尼问。

“在《处方》里扮演贝瑞斯福医生的演员。”

“劳伦斯·达文波特。”贝丝低声说道。

“需要的话我可以过去问他要签名。”伯尼说。

“当然不用，”贝丝说，“虽然老妈一集也不落地看那个片子。”

“还以为你是他的粉丝呢。”伯尼添满酒说道。

“不，才不是。”贝丝的声音大了点，弄得吧台那边的一位扭过头来。贝丝笑着补了一句，“不管怎么说，丹尼都比那个劳伦斯·达文波特帅多了。”

“你就臭美吧，”伯尼说，“别看丹尼这小子今天刮了胡子梳洗

了一番，就指望他以后天天如此，想也别想。记住你的未来丈夫是在东区上班，可不在城里。”

“只要丹尼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贝丝一边说，一边拉起他的手。

“你想要他做什么，妹子？大老板还是小混混？”伯尼撞了撞丹尼的手臂揶揄道。

“丹尼对修理店有些计划，会让你……”

“嘘。”丹尼一边给伯尼添满酒一边说道。

“他最好有打算，成个家开销可不小，”伯尼说，“首先，你们打算住哪儿？”

“街拐角那边有间地下室出租。”丹尼说。

“你们存够钱没？”伯尼追问道，“地下室公寓也不便宜，即使是在东区。”

“我们俩存够了付押金的钱，”贝丝说，“丹尼从老爸那接管……”

“让我们为这干杯吧！”伯尼伸手拿瓶子却发现没酒了，“我再叫一瓶吧！”

“不，”贝丝坚决地反对，“你们无所谓，我明早上班可不能迟到。”

“见鬼去吧！”伯尼叫道，“我的小小妹妹和我最铁的哥们订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再来一瓶！”

酒吧的招待笑着从柜台下的冰箱里取出第二瓶酒来。吧台旁的那伙人里的一个看了看商标，“波罗杰，”他念道，接着又说，“这酒给他们喝真是糟蹋了。”

伯尼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丹尼马上把他拖了回去。

“别理他们，”丹尼说，“他们不配来这个地方。”

招待飞快地走了过来，“别惹麻烦，小伙子们，”他一边开酒瓶一边对他们说，“他们里边有个家伙过生日，喝多了点。”

招待倒酒的时候贝丝仔细看了看那四个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正盯着她看。他眨了眨眼，舌头绕着嘴唇舔来舔去。贝丝赶紧转回来，欣慰地看到丹尼和她哥哥正在聊天。

“那你们俩打算去哪里度蜜月？”

“圣特罗佩。”丹尼回答。

“那你们又得花掉一些钱。”

“这次可不带你。”贝丝说。

“那骚娘们不开口还是挺拿得出手的。”吧台方向传来一个声音。

伯尼又跳了起来，发现那两个人正挑衅地看着他。

“他们喝醉了，”贝丝说，“别理他们。”

“哦，我自己都没想到，”另一个人说，“我居然会喜欢骚娘们张开她的嘴。”

伯尼抓起空酒瓶，丹尼费尽全身的力气才把他拉回座位。

“我想走了，”贝丝坚决地说，“我可不想让几个混混毁了我的订婚聚会。”

丹尼马上跳了起来，但伯尼还坐在那里，喝着他的香槟。“起来，伯尼，在我们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之前，我们离开吧！”伯尼心有不甘地站了起来，跟着他的朋友向外走，眼睛却仍死死地盯着那四个人。贝丝很高兴地看到那几个人已经背过身去，而且似乎谈兴颇浓。

但就在丹尼打开后门的时候，其中的一人转过身来。“走吧，我们？”他说。接着，他掏出钱包又说道：“你们干完以后，别忘了把她留下来让我们也群交群交。”

“你是个人渣。”伯尼说道。

“那干嘛不跟我们出去做个了断？”

“请便，白痴。”伯尼说道。话还没说完，他就被丹尼推出了门，贝丝在后面关上了门开始沿着小巷往外走。丹尼拽着伯尼的手肘往前走，但还没走几步伯尼就挣脱了他，“我们回去教训教训他们。”

“别在今晚。”丹尼抓住伯尼的手臂，继续沿着小巷往外走。

走到大路上，贝丝发现那个被伯尼称为白痴的家伙正背着一只手等在那里。他色迷迷地看着她，又开始用舌头舔嘴巴。他的一位朋友从拐角那里冲了过来，微微有些气喘。贝丝转身去看他哥哥，发现他正叉开两条腿站着，面带微笑。

“我们回家吧。”贝丝对丹尼叫道，但紧接着却发现另外两个人也从酒吧里出来了，此刻正堵在门口。

“他妈的，”伯尼说，“不教训教训这些混蛋看来是不行了。”

“不，不要！”贝丝恳求道，这时其中的一个人沿着小巷朝他们

冲了过来。

“你负责那个白痴，”伯尼说，“其余的就交给我好了。”

贝丝惊恐地看着那个白痴一拳砸在丹尼的脸上，打得他直摇晃。但他及时回过神来，挡住了第二拳。只见他虚晃一枪之后，突然给了那家伙一拳。那家伙被打得半跪在地上，但很快就站了起来，又朝丹尼冲过来。

门口的那两个人似乎没有要加入进来的意思，贝丝估计这场架很快能打完。她看着她哥哥给了另外一个人一记上勾拳，打得他几乎晕过去。伯尼一边等着他爬起来，一边对贝丝叫道：“妹妹，帮忙找辆出租车来。打完我们就走，就快完事了。”

贝丝转头看看丹尼，确定他也占着上风。那个白痴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丹尼正压在他身上，完全控制着局势。她最后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不情愿地服从了哥哥的命令。她跑出小巷，一到大路上就开始找出租车。不一会儿她就看到了熟悉的黄色“空车”标志。

贝丝挥手拦住出租车的当口，被伯尼打倒在地的小伙子从她身边跌跌撞撞地走过，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去哪儿，宝贝？”出租车司机问。

“弓区，培根路，”贝丝说，“我的两位朋友马上就来。”说着她一边打开了车后面。

司机越过她朝小巷里看去，“我想他们需要的不是出租车。如果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会打电话叫救护车。”

第一部

审判

1

“无罪。”

丹尼·卡特莱特可以感觉到自己双腿在颤抖，这样的现象有时候在没有胜算的拳击赛前也会出现。工作人员把辩词记录在起诉书上，然后抬头对丹尼说：“你可以坐下了。”

丹尼如释重负地瘫坐在被告席中央的小椅子上，第一轮总算熬过去了。他抬眼看了看仲裁人，后者坐在法庭另外一边的绿色真皮高背座椅上，他面前的橡木长椅上堆着一些活页纸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翻开到空白扉页的位置。塞克维尔法官远远地注视着丹尼，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他从鼻尖上取下半月形眼镜，神色威严地说道：“传陪审团。”

等待十二位陪审团成员的空当，丹尼试图去适应“老贝利”（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四号庭里陌生的景象和声音。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律师席两端的两个人，律师席这个名称还是别人告诉他的。他的辩护律师，年轻的亚历克斯·瑞德梅恩抬头冲他友好地笑了笑，而另外一侧的年长男人却连瞥都不瞥他一眼，他就是瑞德梅恩所说的控方律师。

丹尼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公众席，他的父母坐在前排，他父亲刺有文身的结实双臂倚在栏杆上，母亲则一直垂着头，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向下看看她的独子。

对丹尼·亚瑟·卡特莱特的公诉过了好几个月后才被提交到中央刑事法庭。在丹尼看来，一旦涉及到法律，一切就放慢了节奏。这个时候，离法庭较远的角落的门突然打开了，刚才出去的传讯员回

来了，他带着七男五女鱼贯而入，分两排在陪审席坐了下来。接下来，丹尼的命运将由这些不过是碰巧被选出来的陌生人来决定。

陪审团坐下后，工作人员便起身致辞道：“陪审团的成员，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丹尼·亚瑟·卡特莱特，他被控谋杀，对此他提出了无罪抗辩。因此你们的责任就是根据听到的证据来决定他有罪与否。”

2

塞克维尔法官看着他下首的座位说道：“皮尔森先生，你可以代表公诉人陈述案情了。”

一个胖墩墩的男子从律师席上站起来。阿诺德·皮尔森，这位御用大律师打开了面前台子上放着的厚厚宗卷。他先摸摸头上的旧假发，好像是要确认一下自己没有忘记戴上似的，然后扯扯礼服上的假领，他的这个习惯 30 年来从未更改。

他慢条斯理、若有所思地说道：“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在此代表法庭发言。而我博学的朋友，”他瞥了一眼面前的那页纸确认了一下名字继续说道，“亚历克斯·瑞德梅恩先生代表辩方。摆在您面前的是一桩谋杀案，对于伯纳德·亨利·威尔逊先生冷酷无情、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被害人的父母坐在公众席最后一排较远处的角落里。威尔逊先生居高临下地看着丹尼，眼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失望之情，威尔逊太太脸色苍白，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看上去就像一个参加葬礼的哀悼者。尽管围绕着伯尼之死的悲剧性事件彻底地改变了这两个伦敦东区本地世交家庭的生活，但对弓区培根路附近的几条街以外地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在这次庭审中，您将了解被告……”皮尔森一边头也不回地挥手指了指被告席上的丹尼，一边继续说道，“是如何在 1999 年 9 月 18 日，一个周六的晚上，把威尔逊先生骗到切尔西市的一个酒吧，然后在那里实施他残忍的谋杀计划的。在那之前他带着威尔逊先生的妹妹……”他又看了看面前的文件，“伊丽莎白去过福尔翰

路的路西欧餐厅。法庭获悉卡特莱特在得知威尔逊小姐怀孕之事后便向她求婚，然后用手机打电话给她的兄弟伯纳德·威尔逊，邀请他到切尔西市汉博尔敦台地一个叫邓洛普·阿姆斯的酒吧和他们一起庆祝。”

“威尔逊小姐已经出具书面声明，称她之前从未去过那个酒吧，而且卡特莱特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法庭认为他之所以选择那里只有一个理由：这家酒吧的后门通往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样的地方对于心怀不轨的预谋杀入者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卡特莱特之后却将这起谋杀归罪于一个那晚恰好在该酒吧消费的客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丹尼俯视着皮尔森先生，他又不在现场，怎么可能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但是丹尼并不担心，因为瑞德梅恩保证过会将他的证词提交法庭，而且告诉过他控方陈词时即使情况令人绝望也不要太过担心。不过尽管如此还有两件事让丹尼不太放心：一是亚历克斯·瑞德梅恩的年纪比他自己大不了多少，二是这之前他只有一次担任首席律师的经历。

“然而卡特莱特运气不佳，”皮尔森继续说道，“当晚在邓洛普·阿姆斯酒吧的另外四位客人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前后一致，而且得到了酒吧当值招待的证实。法庭将传唤这五个人作证，而他们会告诉你们他们无意间听到的两个男人之间的争执。这两个人在卡特莱特说完‘那我们干嘛不出去做个了断呢’之后从后门离开了酒吧。五位证人都看到卡特莱特从后门出去，伯纳德·威尔逊和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紧随其后，两人的情绪都十分激动。不一会儿，就听到一声尖叫。四位客人之一的斯宾塞·克雷格离开了他的朋友跑到后门外的小巷里，发现卡特莱特正掐着威尔逊先生的脖子，一边不断地用刀往他胸口捅。”

“克雷格先生立刻用手机拨通了999急救电话，这个电话拨通的时间以及通话的内容在贝贝尔塔莱维亚警察局都有记录和录音。几分钟以后两位警官到达现场时看到卡特莱特跪在威尔逊先生的遗体旁，手里握着刀。这把刀一定是他从酒吧里带来的，因为刀柄上刻着‘邓洛普·阿姆斯’的字样。”

亚历克斯·瑞德梅恩记下了皮尔森的话。